

「浮光」

Fuguang
稻城·著

浮光之后，才是人生

一位证券明星分析师的生命历险，揭开投资行业严酷生存内幕
看投资精英如何专业操作，犀利解读不为人知的金融黑洞
冷酷行业也有极致温情
比k线图更曲折跌宕的，是我们掌心的感情线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FUGUANG
稻城◎著

浮光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光/稻城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411-3041-0

I. ①浮… II. ①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9959 号

fu guang

浮 光

稻 城 著

责任编辑 何 炜 (xiexiaoh@ hotmail.com)

责任校对 汪 平等

责任印制 龙小龙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23 千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041-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应该是凌晨两点，似乎是她，从被窝里爬下床，站在窗前。隔着窗纱向外望着。画面的上方是楼前的高大川杨探进“景框”的枝叶，被枝叶遮挡的是被路灯光映得看不清颜色的天空。天是少有的晴朗，可以看见一轮淡月，月的上半边有清晰的圆弧，弧以下则逐渐变淡，看上去如惨白的人头骨。月的下边是马路对面的旧楼房，马路上时而有汽车呼啸而过。

她站着，身披我的棉衣，下边露着两条美丽的长腿。

“看什么呢？不冷吗？”时值初春，即使是成都，屋里也寒气袭人。

“今天是你生日。”她似乎被我的“冷”字唤醒了，赶紧返身回床，鱼一样钻回被窝。我一把把她抱在怀里，她的身体已冻得凉冷如冰。

“不，是昨天。昨天是我的生日，现在已过了零时，是三月四日了。”

她笑了：“对，三月三日才是你35岁的生日。你生日过去了。”她搂住我，把脸贴在我的胸口，她尖挺的鼻子顶入我的肩窝。我能感

到她鼻子的冰冷。她开始轻吻着我，说：“我喜欢你，爱你。”搂着我的手紧紧扣住我。

我知道我应该说“我也爱你”，或者说“我更爱你，爱得无与伦比，无可救药”之类，却无法脱口而出，虽然我不止一次这样下决心。接着我说了风马牛不相及的别的话。

“我辞职了，昨天。”

她没接茬儿，她肯定在暗自伤心。她在我后背逐节触摸我脊骨的手也停了下来。

这时我突然又想起了怪胎的问题。我问她可知道造成怪胎的因素有哪些？畸形的精子？病态的卵子？还是受了精的卵子投放到了被化工厂污染了的土地（如今的化工污染就连女人的子宫也不放过）？怪胎一出有返回的途径吗？如同点击电脑“返回”键一般？我不得而知。

“怪人一个。你不是又在想证券市场吧？”她有点儿失望，似乎更伤心了。虽然语气经过了刻意地掩饰。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即使是怪胎，怪胎本身也没错。

此时更加暗自伤心的是我，我不知道她是谁，我希望是柳燕，正因如此，我才在生日的当晚或翌日凌晨在梦中与她相会。

我算怪人？我似乎再正常不过。

“简直就是怪人一个。”那天雁鸣来办公室找我，我正在给北京奥运会筹委会打电话。我问他们网上传说奥运会主会场火炬直径有35米是不是真的。对方问我究竟想说什么。我告诉他火热的北京的八月，以直径30—35米的火炬熊熊燃烧18天，残奥会再烧16天……消耗能源、污染环境不说，热度之高怎么受得了？为什么不能改用电子火炬？我问他们是不是传统地见了火炬就有些激动？很不屑的那边也说了句“奇怪的想法，怪人”。郑雁鸣等我放下电话，说的也是

“江凡，你简直就是怪人一个”。

柳燕也说过：“没见过你这么怪的人。”

我真的很怪？我不过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一日三餐，按时上下班，努力工作，身体健康，看见漂亮女人，心里也会暗吐芬芳，希望富有，向往幸福生活……这不正常吗？虽然 35 岁至今未婚，可那只能说没有女人看上我，或者说我没找到合适的，又不太想将就而已。

但我还是暗自神伤，悲从中来，我想到了这个生日。

我几乎没有一年是在生日当天记起自己的生日。常常在生日到来之前还有一段时间的某个日子想起某日是自己的生日，又总是在生日已过去之后才会恍然记起，哦，又忘了过生日。那时心中常生出点儿惋惜或伤感。可偏偏 35 岁生日那天我记起来了。那是在在掌门人办公室宣布辞职，递上辞职书出门之后，要去收拾桌子上的东西，想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日子，让自己这么晦气的时候。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日期，仍未反应过来。但在桌子上看到台历，自己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在上面做了标记：我的生日，那时我就有点儿哭笑不得。

之所以记不住生日，肯定与没生日活动有关，当然一定与处境有关。就好像同一群人，有人会下意识站在边缘，或无意中立于阴影里，那肯定与他的地位、处境、心情有关一样。关于我的生日，记得母亲对我说过家里曾为我挺正经地办过一个生日筵席，那是在我一周岁时。我自然不会对此留有任何记忆。后来家境差下去，生日自然就不被当回事。我能记住的是读小学五六年级时，某个早晨醒来，手心里突然有一只红皮的煮鸡蛋，还留着余温。妈妈在我醒来时微笑着说宝贝儿子今天你过生日……小学一毕业我就离开母亲去市内读中学，回乡看望母亲的日子从未与生日重叠。于是，生日自然就只是个日子了。

其实我在这个城市里并非不识一人。至少有郑雁鸣、叶林丹和柳

燕与我关系密切。郑雁鸣是我从中学一直到读研时的同学，关系好得一塌糊涂，几乎连上厕所都形影不离。现在关系依然老铁。与雁鸣的亲密关系几乎让我怀疑自己究竟还算不算真正的社会底层。因为郑雁鸣是我现在生活的这个省会城市的市长助理。我，是市长助理的老同学，感觉应该非同一般。遗憾的是我从未享受过这种美妙的感觉，我甚至害怕这种感觉。叶林丹是郑雁鸣的女友，搞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点儿暗恋着她，虽然我知道这很不应该。柳燕是叶的朋友，后来我对她梦寐以求，渴望与她同床共枕。但生日那天晚上我莫名其妙地梦到了另外一个女人，清晰地知道要娶她为妻的女人。

昨天我抱着一个装着杂书杂纸的纸箱走回住处后自然没有再走出去的兴致。一个人坐在窗台上边喝啤酒边望着外边发呆。

辞职是我酝酿了几个星期的事儿。与我有关的那家证券公司新近换了头儿，什么无耻的念头都可以成为“制度”，但没有一条是尊重人的，还“以人为本”呢，笑死个人。

我仿佛听到了《斯卡堡罗集市》的歌声——低缓的，很有磁感的沙声合唱，天籁一般的声音更如琴键弹奏着心灵的乐音。我的意识如蒲公英那毛茸茸、白亮亮的种子小伞，随温软的春风飘向野外……先是川西坝子三月春光：广大得如海一样的油菜花在竹丛的映衬下直铺到天际，翠竹与丝柳在河边轻摇着春色……接着那油菜花的风景便变成了辽南春天盛开着金子一样灿烂耀眼的蒲公英花的春野。我想娶她为妻的黄春英，背着书包走在田间路上……本来景色很好，可就在此时画面变黑，紧接着，哭声就飘过来。那是极力压抑着的，却又从小小的缝隙中迸出的哭泣。所以哭声来得针锥一样地穿人心肺。

我终于醒来。室内已有些发白，我看看电视才知道昨夜没关机——大鼻子霍夫曼正站在没有花朵的美人蕉后面，忧伤地看着因他的过错而被深深伤害从而坚决拒绝他的女友——他只能远远看着她把行

李扔上汽车，伤心地离开家迁到异地去。歌声再起，大鼻子霍夫曼正开着他的红色小汽车穿越一座美丽的大桥。我伸手摸到昨夜喝剩的啤酒，只一口便喝干，脑中想着刚才的梦境和幻听的哭声，看看墙壁四立，我孑然自对，不禁有些失落。这时我恍惚感到自己似乎又失去了点儿什么。

是什么呢？

又想到了生日那天的辞职——罢了，真是无可救药。

是啊，我又辞职了，准确地说是又失业了。我不想这样。尤其不想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辞职。但，不辞行吗？说是辞职，不过是给自己抹抹面子，人前说起好听那么一点点，而且本来就不算有什么“职”。你不过是个证券经纪人，假如当了哪个明星的经纪人那当然会炙手可热得脚不沾地，可你的职责不过是帮证券公司拉拉客户，你从中提那么一点儿“成”，比例低低的那一种。你这“证券经纪人”把佣金谈得那么低，又把优惠全让给了客户，客户量又不大，证券公司怎么会把你看作员工？你充其量不过是被允许在你递给客户的名片上印上某某证券公司几个字而已，所以说，算不上失业，换个门儿而已。我边用纸箱装好我全部的东西边对自己说。

我倒不在意是叫辞职，还是叫辞退，还是叫失业，或是叫别的什么，也没人会让我作失业登记或是给我什么社会帮助。没人关心我。让我感到有点儿不适应的是突然没事干了，又闲起来了。早晨用不着一再看表，担心睡过了头错过上班的时间，也不用关心今天是星期几，有无例会之类的琐事，反正自由了。但我心中有点儿苦闷的是我获得了“自由”后没有幸福感，反而心中空空。

细想一想，我还真没必要为离开那么一家公司而耿耿于怀（这有点儿像吃不着葡萄的狐狸说的话），公司近几年走马灯似的更换主人，可怜的公司如同一个寡妇一嫁再嫁，究竟这些人怀揣着怎样的目的来

此占有这可怜的“寡妇”，我自然不得而知。只可怜那些不明就里的员工，望着烟尘滚滚地来往于公司权位上的势力而惴惴不安。昨日的调子今日就不能再吹，今天的正统明天便将黯然下野。正直也好，邪恶也罢，究其本质，半斤八两。

最感到莫名其妙令人作呕的就是大世界团队，我原本属于其中一员。

用时髦的靓词牟取财物和名誉是当今社会最缤纷婆娑的时尚之一。把“培训”变成这个时代最有污染力的“时尚”便是江湖骗子行走江湖的“迷踪拳”。好端端的一个培训被江湖骗子异化成这个时代的流行病。

大世界团队的每日培训是从早上八点十分开始的。这些一个个穿着制服，背着电脑包的经纪人八点十分来到楼前马路边——这是第一个要求：在最人多广众之处站成横队。队前会站着他们的头领——一个刚刚死了丈夫的三十七八岁的女人。她上半身很多肉，两腿却细得像两根竹竿。两腿间的距离差不多可以通过一辆汽车。她得过甲亢，双眼夸张地凸出。她站在那里，活像一个装满杂物的大帆布包放在一个缺了一条铁管腿的凳子上。

铁管腿女人站在队前，运足气，甲亢眼突然往外再凸出三分，充血欲滴，乌唇一咧，用一副金属划过玻璃般尖细的声音吼道：“大家早上好！”

排成横队的众人按照训练要求齐声吼道：“好！很好！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金属划玻璃声音再起：“大家都能行！”

众人：“行！我能行！我非常能行！”说最后一句时，每人握紧拳头，如拳击中的勾拳那样向上冲起自己的拳头。

玻璃声：“好！现在升大世界团队队旗，奏大世界团队队歌。”

一个拖着滚圆肚子的肥小子拿出了一根长竹竿，另一个染着土白

色头发的尖脸丫头扯过一面蓝布，还有一个黑面汉拿过一个音箱，连上电脑，于是一个奇怪的声音便呜里哇啦从音箱里传了出来。肥小子竖着竹竿，土白色头发将皱巴巴的蓝布块一抖一抖地向上扯拉，其余的人举起右手，做敬礼状。

终于，那块蓝布在刺耳的曲调声中被拽到了竹竿最上端，然后乐曲止，铁管腿举起拳头再发金属划玻璃声：“现在，我们向某某领导宣誓！”

所有的队员举起握拳头的手：“向某某领导宣誓！”

玻璃声：“证券经纪，全靠我们！开拓市场，全靠我们！我们要勇往直前，占领高地，把市场抓在我们手里！证券客户，属于我们！证券市场，属于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紧跟某某领导，为公司贡献青春，我们我们我们！”

说最后三个“我们”时，铁管腿领着大家向空中跳了三次，三次按节拍把拳头冲向空中。

然后死了丈夫的铁管腿命令收验昨天下发的一系列表格：拜访客户记录表、电话营销记录表、发名片记录表、本日计划表、昨日计划完成情况表、明日计划表、向某某领导汇报日报……

再喊：“好，非常好，非常非常好！行，非常行，非常非常行！”

一天的仪式结束，大家作鸟兽散。

就是这样，我在这个疯人院般的人群里待了三个月。究竟何以在这样无氧的环境中待得如此之久，我找不出答案。

公司办公区，也十分怪异，房屋低矮，连 1.79 米高的我都感到不小心将撞破走廊的天花板。白墙已发黄，过厅旁有一换气风道口，只要一开空调便呼啸有声，震耳欲聋；坐在办公室里，经常听到老鼠在天棚里奔跑的呼隆声，从声音的沉重度看，其鼠必定出奇肥硕。

更令人感到怪异的还是公司里的人。所谓的领导，大多采取见狼则羊见羊则狼的态度，或长相猥琐，眼神凄惶，喜欢偷着眼看人，或

眼睛长在头顶，天下大话无不敢说，在这里一顺百顺，滋润得头发梢都显出虫草味道，只会看着天空走路。领导自然个个能说会道，经常可以把金条说成稻草，也可以把狗屎说成燕窝。这全看他们高兴。说起来这些人个个并非坏人，但不知怎的，只要站上了那台子就这德行。这样一个公司，还有什么可惜的呢？

虽然这样想着，心里还是觉得堵得慌。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人，在这个社会，想找个适合自己的好工作，无异做梦。

在梦见那个在盛开着蒲公英的土路上跳跃、奔跑的女孩的那个晚上之后，我病了一场。开始时只是感到身体不舒服。反正不用上班，不用起床，只管睡觉就是，二十几个小时之后感到有些不对头，但已经起不了床了，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躺在床上。

2

失业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今天终于接到了让我明天去面试的电话。于是，似乎有理由自我庆祝一下驱驱晦气，于是想出去散散步。

出了门往北走去。半小时后来到了锦江边，又沿着锦江边走，走到万福桥后再往南走。前边是文殊坊。我进去转了转，烧了炷香，希望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出了文殊坊，又不知去哪里，四处望望，喜来登酒店那尖尖的楼顶映入眼帘。看看路灯已亮，城市渐渐显示出另一种意境，心中升起一种惆怅。我突然想去喜来登酒店的西餐厅吃顿饭。我按了按西服口袋，钱包带在身边，虽然现金和卡里都没几个钱，但一个人吃顿西餐怕还是够的。有那么一瞬间想打消这个念头，吃一顿西餐的钱够半个月生活费。但又想想：病了这么久医院都没去，如果去医院，怎么说也不止花这几个钱，于是坚定了去喜来登的

决心。

在西餐厅用餐令人向往的是用餐的环境。至于西餐中餐，我却是吃起来没什么感觉。我去得有点儿早，只有两对男女在悠闲用餐。我拣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服务生轻轻走来。我点了蔬菜沙拉，一份牛排，一份意大利面，一杯红酒。侧面墙壁上挂着一台液晶平面电视，电视正在播出本地时政新闻。先是说一位书记去北京开会归来，召开什么会议，布置落实什么会议精神，接着又报道另一位书记参加一个较大项目的开工仪式，可能是第四条新闻，我看到了郑雁鸣出场。他西装革履会见美国一家公司在本地的高层，洽谈在当地投资一个芯片之类的项目。双方握手、照相、就座，然后“会谈”。“会谈”我是听不到的，只看到郑雁鸣与那个美国佬轮番翻动自己的嘴唇，至于说的什么只能听播音员按写好的稿子播报。

菜上来了。我摆好架势开始吃饭。这时服务生又端来一个漂在水杯中的红烛，烛光小小的，忽闪忽闪。我慢慢地啜着酒，一边享受着烛光，一边望着窗外。

天光还没有完全收尽，多彩的灯光打在建筑物上，熠熠生辉。喜来登临近的马路本来是这座城市最主干的路。但由于地铁施工封堵了一段时间，所以这段路变得清静了，路边茂盛的树木早已遮蔽了马路。从楼上望下去，车灯在树荫中明灭流转。

音箱中换上了霍夫曼的钢琴曲《深邃的天空》，音量适中，清脆的音符雨样地飘洒过来。

用餐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想不到国内的西餐厅生意竟如此之好。我慢慢吃着牛排，正犹豫着要不要再点一份土豆，这时候我看见了郑雁鸣，后面跟着叶林丹和她的朋友柳燕。

我和柳燕的初次见面就是在这喜来登的西餐厅。那是一年前秋天的一个周末，叶林丹北京探亲一个月归来，雁鸣喊我来吃饭。我也是先到，他们三人也是后来一同进来。叶林丹和柳燕都是二十三岁，

花朵般的面庞青春逼人。她们一走进来，所有的人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两个奇美的女孩光艳夺目，美得超凡脱俗。叶林丹端庄雅丽，学舞蹈出身的她有着令人艳羡的身材，高挑而又有力感，处处彰显舞蹈的美。她T恤衫牛仔裤，衬得腰身美妙绝伦。但她的长相又活脱脱一副纯情的大学生的模样。柳燕的个头更高一些，线条也比叶林丹硬一些，她有着会让男人流鼻血的凹凸有致的身材，她更像一个与欧美人混血的美女，打扮也比林丹更富丽更有女人味：一件低低的圆领衫，上面罩着小小的一件西服，没有扣子，腰上一条带子系着一个蝴蝶结，胸高高的，腰就更显得细了；和上衣同样材质的窄窄的裙子，裙摆正在膝上，露着漂亮的长腿，高跟鞋尖尖的，鲜红的颜色，和手上的小包一样红；她那有着欧美美女特征的面庞，画着很流行的烟熏妆，乱而有型的髻发，脸上带着一丝睥睨一切的傲气。我先招呼了雁鸣和叶林丹，当我面对站在眼前的柳燕时，我一下子就被她的美惊呆了。我也算见过许多美女了，但从没见过这么美的女孩。我几乎无法形容这位高个子女孩的美艳，那时我才知道真正的美是文字难以表达的。我当时盯着她，竟忘记了开口，呆瓜一样地只顾平稳自己的心跳。我记得柳燕微笑着站在我的面前，身体微微前倾，诚心诚意地看着我，我却莫名其妙地脸热心跳，不知所措。接着她微笑了一下，我也跟着笑了。她轻轻说了声你好，我的身体似乎轻了五公斤，我回声似的说了声你好便僵在那里。好在这时郑雁鸣自然而然地走上来，就像今天这样……

郑雁鸣一看到我，就意味深长地笑起来，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过来，笑着说：“一个人啊？”

我使了很大的劲让自己不要脸红：“是啊，走到这儿了，就上来……”

“江凡，巧，在这儿碰见你。好久不见了。我打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呢？”叶林丹见到我时很高兴的神情总是让我很温暖。我先和柳燕

点了个头，算是招呼了，然后才回答叶林丹：“原来的号码交回公司了，还没来得及换新的。”

郑雁鸣跟她们说：“我们就在这儿拼一桌吧？”又转向我，“怎么样？你没问题的吧？”

大家归座，点好了菜。雁鸣问我想喝什么。“我刚喝了红酒，不想再喝了，你们喝吧。”雁鸣不同意：“一定要喝，要保持一致。”叶林丹笑着看了雁鸣一眼，见他又转过头问柳燕：“你呢？”柳燕也笑了，“一致吧。”

“怎么样？”雁鸣问我，“近期股市可有斩获？”

“近期大市造好，有点儿斩获很平常。股市现在应该是有机会了。怎么，想投资了？”

雁鸣说：“你知道我不可以。但我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对中国股市有信心。”

“虽然目前有投资机会，可股市的深层次矛盾还是没根本解决，所以这机会应该是短线机会。”

雁鸣说：“什么深层次矛盾？”

“资本市场定位问题。”

“定位问题？股改后更市场化了，这个问题应该化解了。”

“不会这么简单。这个股市从来就没认真把保护投资者利益当回事。先是为国企解困服务，后是支持国企改制，现在又是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一个字：钱。”

雁鸣说：“为国家解困，符合人民利益，无可厚非。”

叶林丹轻轻打了一下郑雁鸣，“别光聊你们的。把我们晾在一边儿。”

“对不起，对不起，我一谈起股市来就神经质。”我赶忙道歉。

柳燕说：“江凡，你真认为股市现在有机会？”

“我认为市场还将走强，但是短线机会，不能长期持有。”

“短线？有多短？”

“现在取决于政策是否转向和升幅有多大。”

“不管长线短线，能赚钱就行。”

“这个股市只有发行股票的赚钱，买股票赚钱不太容易。”

“为什么？”

“这个股市政策本来就是保护融资者的。”

“不公平。”

“你跟谁说？口号喊的就是公平公正公开。”

雁鸣说：“你想研究股市？”

柳燕说：“凡是赚钱的道儿我都想研究。现在就很关心股市。”她又转向我，“江凡先生，有机会向你讨教。”

我忙摆手，“不敢不敢，我经常判断失误，习惯性死多头，从脚被套到脖子上，被活埋，被砍手剁脚是家常便饭，而且是股市生物链的小鱼小虾。”

雁鸣说：“你还是有优势的，心态好，市场感觉也不错，比较专业。算得上专家。”

“得，得，我那些基本都不管用，常常血流遍地。”

叶林丹插话说：“股市太大起大落，炒股太操心，我准备继续当观众。”

“早有人说过，股市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入市的人都想上天堂，但常常乘上了去地狱的车。”我说。

柳燕接着说：“关键还是找对路子，找好关系，靠上关键人物，这样才能抓住机会。”

雁鸣说：“柳燕说得对，路子、内部关系、机会，这才是关键。”

叶林丹却似乎深有感触，“说是这样说，但路子和机会不是给所有人的。”

柳燕说：“那当然，所以要靠个人下气力，出血本。”

饭菜上得很是时候。大家互相敬了酒，开吃。

没吃多一会儿，雁鸣的手机响了。他跟我们三个点了个头，到旁边去接了一通电话，回来之后就在座位边说：“对不起，领导有事喊我，我喝了这杯就走了。江凡，柳燕，下次再聚。林丹，我先走了。”

叶林丹有些失落，但还是替郑雁鸣向我们解释：“他总这样……”

“身不由己。”雁鸣在叶林丹肩上按了一下。

柳燕说：“当领导工作就是忙啊。像雁鸣这样的新星不忙，怎么行？”

郑雁鸣走了几步回过头来，“江凡，我把车钥匙给你，吃过饭送她们回去。”

我说：“车你开去吧，我打车。放心吧，我会把二位美女平安送到的。”

郑雁鸣说那就拜托了，然后又拍了拍叶林丹的肩膀，起身离开。叶林丹站起来，冲着郑雁鸣的背影嘱咐了一句：“少喝点儿……”郑雁鸣并未回头，只扬了扬手，表示听到了。

他这一走，我们三个一下子静了下来。像是播放 DVD 碟片一下子出现了马赛克，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但热度已减。叶林丹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酒，又倒了一杯，对我和柳燕说：“来吧，我们来干一杯。”大家一同举杯。

柳燕用刀子切着肉，问道：“江凡？”她顿了一下，抬起头来看看我，露出灿亮的牙齿笑了起来，我想我的脸一定又红了，我转过头：“嗯？”

“除了炒股，你平时喜欢干什么？打高尔夫吗？”

“不打。我喜欢爬山、野营，看书时间最多。”

柳燕却并不在意的样子，低头切着牛排，说：“牧马山那里不错，

费用也不高，你要想打，我可以跟他们说说，给你优惠。我认识那里的老板。”

我连忙感谢。

叶林丹又喝了一口酒，说：“江凡，听说你辞职了？你前些日子好像病了，是吗？你离开那个公司后打算怎么办？”

“在家休息些日子，看看书，想一想再决定吧。”我看着她关心的眼睛，“没问题，别担心，明天就有一家公司要面试我。”

叶林丹说：“你为什么不让雁鸣帮你一下？”

我笑了，“我也说不清，可能是因为他还没学会拒绝我吧。我应该支持他工作，不想给他的仕途增添负面的东西。再说我一直想试试靠自己的力量能走到哪里。”

柳燕说：“没有人不需要帮助。能让郑市助帮助你与你依靠自己的能力并不矛盾。人不应该拒绝帮助。”

“我知道，你说得有道理。但雁鸣是市领导，用的是公共资源。我现在还没到最后一步，再自己使使劲看看。再说一个证券公司好位子不多，哪一个在好位子上坐着的背上没有根线跟上边牵着？不好的位子呢，对我来说和现在也差不了多少——最底层，最低待遇，任何人都可以呼来唤去，为了那点子薪水，被那些所谓的‘老板’眼光烤着，点头哈腰，还不如单纯做个经纪人，还有点儿自由，感觉命运还有那么一点点在自己手里……”

柳燕说：“江凡，我可不像你那样理解。人在社会上就是要走关系。坐不坐得上位子可以凭关系，做不做得长久还不是凭自己的实力。江凡，你太清高了。我认为你应该好好想想丹丹的意见，适当时候求郑市助一下。”

她话还没说完，小红包里的电话唱起歌来了，她打开包，取出手机，对我们一点头，到一边去打电话去了。

叶林丹说：“江凡，你真的要再想想看。你一个人从北方来到这